

俏佳人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三 卡德蘭原著・老嘉華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三

俏佳人

卡德蘭／原著・老嘉華／譯

人 佳 情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⑬

著 者	卡 德 蘭
譯 者	老 嘉 華
出 版 者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發 行 所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印 刷 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 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 版	1 9 8 0 年 2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※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〇六年

巨型燭架上的蠟燭發出炙人的高熱；濃郁的花香在婆娑起舞的人潮中飄散著，卻驅除不了那份令人窒息的感覺。

兩條人影悄悄離開了衣飾華麗的人群，沿著宅第寬廣的迴廊緩緩前行。這兒是威爾斯王子的密友——馬歇爾爵士的府邸。

「你要帶我去那裏，迪亞席？」那位女士問道。樂聲已自耳畔消逝，只聽到她纖巧雙足走過光亮地面所發出的輕脆敲擊聲。

「找個清靜的地方，」他回答。「我要跟你談談；大廳裏人太多、太嘈雜了」

她笑了起來，笑聲很誘人，卻沒有一絲高興的意味。

「不要再來這一套了，迪亞席，你今天晚上反反覆覆跟我談了這麼多遍，我實在受不了。」男的沒有答話，逕自推開迴廊盡頭的一扇門，裏面是一間空曠的起居室，只有壁爐架兩端的銀燭臺以及書桌上的細燭臺靜靜地照耀着。

那位女士向四周瀏覽了一番。

「好迷人的房間啊！我從來沒有進來過。」

「這是馬歇爾的私室，只有他最親密的朋友才能進來。」

「那麼你認為你是他的密友之一囉？」

「他是個惹人厭煩的傢伙，不過我跟他有好幾年的交情。」

室內非常涼爽，微風徐徐從窗外吹進來，燭光卻仍定定地照耀四周。女士手裏握著一把鮮艷的扇子，緩慢而有韻律地扇著。

他凝視了她好一會兒，然後說：

「妳今晚更美了，格拉蒂亞！」

她坦然接受了這份讚美——嘴角微微牽動了一下，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她的美確實是無庸置疑的。

烏黑的秀髮梳著巴黎最流行的髮型，充分襯托出她臉部完美的勻稱與和諧。

最吸引人的還是她那雙大眼睛，黑亮中帶著奇特的深綠色，放出點點光芒。許多對她傾心的人看到她的眼睛，總會想起清溪中閃爍的陽光。

這雙非常富有感情的眼睛，正警戒地望著眼前這位男士。

「好吧，她亞席，你要和我談什麼？」

這句話似乎突然激怒了他。

「該死的！」他咒罵著，「妳知道我要跟妳談什麼的。」

「而你也知道我會怎麼答覆你，那你又何必一再重複這個無聊的話題呢？」

「我在妳心目中的地位就是如此嗎？」他問。

他狠狠地盯著她，眼中冒著憤怒的火花。

高貴、時髦的衣飾充分襯托出他的英俊瀟灑。

夏瑞翰伯爵和羅伊斯頓夫人翩翩起舞的時候，許多參加舞會的人都認為：他們兩個無論在外貌上，或是身份上，都是很合適的一對。

但是人們口中盛傳的荒唐生活，並未在羅伊斯頓夫人美麗的面龐留下任何陰影；而多年來縱情酒色的影響，在伯爵身上已是斑斑可見。

放蕩的生活使他的雙眼浮腫，長期的夜生活以及飲酒過量，使他雙頰蒼白。他憤怒地不斷在室內踱著步子，手指還緊張地拉扯著緊身外套的翻領。

「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要得到妳；因爲妳在玩弄我；因爲我不願意和妳停滯在這種關係上！」

「這得由我決定。」

她很冷漠地說著，似乎感到不耐煩了。

看見她的神情，伯爵頹然倒在她身旁的沙發上，掙扎著說：

「我受不了了，格拉蒂亞！今天晚上，看見妳和王子在一起對著我訕笑，我覺得自己的忍

耐到了極限。

她茫然地盯著牆上一幅畫得很糟的油畫。

「到柏萊頓之前，我就說過，妳必須下定決心，接受我的愛。」伯爵說。

「如果我不呢？」

她的口吻很輕率，帶著嘲弄的味道。

「那麼我想：我會把妳殺掉！」他緩緩地說。

「親愛的迪亞席，你怎麼突然變得那麼戲劇化了？其實你心裏明白，你根本不想殺我，你只想讓我做你的情婦。」

「我會娶妳的！妳知道只要妳所謂的丈夫——那個殭屍一死，我立刻就會娶妳！」

「那個殭屍是我的丈夫。」

「他既看不見，又聽不到；他根本不是個人，只是一具會呼吸的活屍而已，妳何必對他那麼忠實？」

「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，我就是他的人。」

「這句話妳講過幾千萬遍了。」

「那你怎麼還不肯認清事實呢？我決不打算做你的情婦！」

「那麼我還要等多久？」伯爵絕望的問。

羅伊斯頓夫人沒有答話，過了一會兒，他又說：

「假如羅伊斯頓不是個有錢人，妳以為他會活到今天？不會的！那些該死的醫生把他留在世上，好填飽他們的荷包。他中風到現在多久了？」

「將近五年。」

「你們結婚之後，他立刻就中風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在那麼短短的時間裏，他讓你體會到愛的滋味了嗎？」

羅伊斯頓夫人沈默著，他又繼續說：

「讓我教妳，我的愛人。讓我帶領妳進入忘我的仙境。」

羅伊斯頓夫人輕笑著。

「你越來越詩意了，迪亞席。過不了多久，你就會跟我們一個月以前遇到的那個惹人厭的年輕人一樣，爲我的眉毛寫詩了。嗯，我忘記那個人的名字了。」

「我不想用文辭來描繪妳、讚美妳，」伯爵暴躁地說。「我要把妳擁進我的懷裏；我要吻妳，好讓我肯定妳是屬於我自己的。」

羅伊斯頓夫人打著呵欠。

「我只屬於喬治一個人，」她說，「而他又不需要我，所以，我只屬於我自己。」

她慢慢站起身來。

「走吧，迪亞席，我想回家了。」

伯爵站到她的面前，似乎下定了什麼決心。

她看穿了他的企圖，抬頭凝視著他，沈著地說：

「如果你敢碰我，迪亞席，我發誓決不再見你！」

「妳不能像對查理斯，或其他人那樣對待我！」

「我能，而且我絕對會這麼做！」她冷酷地答道。「所以你要小心！」

「妳要把我逼瘋了！」

「你早就瘋了。」

他被擊敗了，後退一步，頹喪的說：

「我送妳回家。」

「我自己有車，謝謝你。」

「妳得跟我一道走，」他命令著。「我還沒和妳談完。」

「不需要再給那些多嘴的人添口實。」

「何必在乎別人怎麼說呢？」伯爵說。「社交界的人除非是瞎子，否則誰會看不出來我愛妳？而且他們都知道，妳遲早是我的。」

「你故意讓他們以為你已經得到我，好挽回你的自尊。」

她微微揚起下頰，接著說：

「人們風言風語、加油添醋，讓我很懊惱。」

「他們算什麼？」伯爵粗魯地說。「妳平常不是這麼膽怯的啊，格拉蒂亞。」

「再過幾星期，我就滿二十一歲了，」她說。「我在考慮，自己的言行舉止是不是應該謹慎一點。」

伯爵仰天大笑。

「謹慎？妳？那個和我在乾草市場還有皮凱迪利廢物堆上跳舞的叛逆怎麼了？」

她不答話，他又說：

「大鬧康文特廣場，嘲弄那些看娼婦遊街的男人的小丑，居然會談「言行謹慎」？和我一起漫天開玩笑，爲聖·詹姆士乾杯的人，怎麼突然變了？」

羅伊斯頓夫人把頭轉開。

「今天我聽到他們叫我『荒謬絕倫的羅伊斯頓夫人』。」

「他們也說妳是『全英國最美的女人』，妳不要光聽壞的一面。」

「去布萊威監獄以後，我覺得很羞慚。」

「我不懂妳怎麼會有那種感覺，」伯爵回答。「那只不過是個玩笑。妳還記不記得，我們在家鄉的路上開心得大笑。」

「你……是笑了。」

「所以現在讓我送你回家，一路上，我們還可以那樣開懷大笑。」伯爵說。「來，格拉蒂亞，我們去向主人告辭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伸出手臂；她剛要伸手挽他，突然又改變了主意。

「不行，」她說。「我不想再回那個擁擠的舞會大廳去。而且，我們也不能當著王子的面先離開啊！」

「那我們就來個不告而別好了。」

伯爵凝視著她美麗的臉龐說：

「我只想和你獨處，其他任何人，包括王子在內，都是多餘的。」

他的語氣又熱切了起來，情欲的光芒在眼中閃動。羅伊斯頓夫人警覺到，他對他的約束力已經達到極限了。

她對迪亞席·夏瑞翰時時刻都存著戒心。

自從第一次在卡爾頓宮見面，他就一直在追求她，而且不經她認可，就寸步不離的成了她的護花使者。

當時她很年輕，對社交界的情形一無所知，丈夫又終日躺在幽暗的房間裏，靠一大群醫生、護士照顧著。

的。

第一次參加倫敦社交季各種活動的時候，要不是他在一旁護衛她、取悅她，她真會無所適從的。

在情場上，他是個老手，所以很清楚怎麼樣才不會把她嚇跑。

處身上流社會中，她的純潔、不擅自衛無形間成了最有利的武器，那些嫉妒她美貌的長舌婦雖然善於挑剔，在她身上卻找不出什麼毛病。

但是情況漸漸轉變了，羅伊斯頓夫人變得狂野任性，伯爵對她也越來越糾纏不休，他們兩個人的所做所為令大家側目。

奢靡放縱的生活對威爾斯王子的好友來說，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；王子和這群朋友的窮奢極慾，使那些保守、拘謹的大臣和納稅的人民感到非常震驚。

漫畫家筆下的王子，是一個沈迷於酒色的人；他們覺得，就因為他是這樣一個人，所以他的親密好友中，才會有這麼多墮落的無賴漢。

全國最聲名狼藉的兩位公爵——昆斯柏瑞和諾福克是王子在倫敦及柏萊頓的常客。

諾福克很沒有教養，被公認為全國最醜陋、酗酒最嚴重的貴族。

昆斯柏瑞則更卑鄙、墮落，他的長像尖刻，性情暴躁易怒，動輒對人破口大罵，被他玩弄過的女人不計其數。

除了這兩位公爵，王子的密友還包括巴瑞摩爾家族中那幾個無法無天的兄弟。

巴瑞摩爾伯爵七世很年輕，他在短短的時間內花掉了兩萬多鎊，由於他粗暴無禮，又喜歡和無辜的人開狠毒的玩笑，所以被稱為「地獄之門」。

他的弟弟雖然是個牧師，卻也是職業賭徒，曾經因犯罪被送入倫敦著名的「新門監獄」，所以綽號「新門」。

最小的弟弟是跛子，因此稱為「跛門」，他的性情和他綽號「畢林斯門」的妹妹一樣粗魯暴躁；「畢林斯門」原本是一個魚市場的名字，那裏面的女人衆所周知全是滿嘴髒話、口無遮攔的，所以這個綽號對巴瑞摩爾家的這位小姐來說，是再合適不過了。

這家人在柏萊頓自稱「快樂的送葬者」。有時候，他們會在深夜帶著棺材去敲一些中產階級居民的門，然後對出來應門，嚇得半死的女僕說他們是來收屍的。

然而王子的種種行爲——例如傳說中他和羅馬天主教徒費茲赫伯特夫人的秘密婚姻，他現在和布魯斯維克公主卡洛琳的這樁不幸婚姻，以及他那些日益增加的巨額債務——比他的朋友還要荒唐怪誕。

不過對了解他的人來說，王子的個性中，另有他吸引人的一面。

他本身很有魅力，鑑賞力也很高，具有多方面的豐富知識，而且對那些能令他感動的人非常

仁慈慷慨，因此僕人們都很崇敬他。絕大多數的朋友在了解他父親對待他的態度之後，都能諒解他的胡作非爲。

無論如何，一個女人置身在這樣的社交環境中，難免會受到外界的非議責難，而影響到她的名聲。然而外界越是對羅伊斯頓夫人議論紛紛，就越使她在夏瑞翰伯爵的縱容和幫助下蔑視世俗的評斷。

但是如今，她的護花使者、玩伴——這個四年來一直聽命於她的男人，正努力掙脫她的掌握。她發現自己快控制不住他了。

事實上，這一次她是爲了一件令她羞愧的事，才從倫敦躲到柏萊頓來的；她不但想避開人們的注意和指責，也希望能躲開伯爵。

伯爵一向表示他很不喜歡柏萊頓，而且有好幾年沒跟隨王子到這個溫泉勝地來了，因此羅伊斯頓夫人在這兒的史坦區租了一棟房子，想享受一下寧靜安祥的生活，然而當三天前伯爵竟然和王子一起抵達柏萊頓，她知道，這一切都要被破壞了。

今晚從她走進舞會開始，他就一直跟在她的身邊，使其他男士都無法接近她，這種獨斷專橫的態度令她十分氣憤。

她一再告訴自己，她不是伯爵的財產，只要她的丈夫活著一天，他就無權操縱她。

可是她感覺得到他正想盡辦法讓她屈服，那種一心一意要得到她的態度，讓她不寒而顫。此刻，他靜靜地等她伸手挽他的臂膀，面上的表情使她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她很快地說：「我的披肩還放在大廳裏，請你替我取來好嗎？如果我自己去拿，別人就會猜想我又要先走了。」

「這倒是實話，」伯爵點頭說。「我去幫妳取來，順便吩咐我的馬車準備。」他又接著說：

「另外，我會通知妳的車夫，叫他們先回去。」

「謝謝你，迪亞席。」

他驚訝地望著她，對她突然變得這麼順從感到很奇怪，然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

「妳一定要好好待在這兒等我回來。或許我該把門鎖上，免得那些愛獻殷勤的傢伙找到妳，強迫妳跟他們跳舞。」

「今天晚上，我再也不想跳舞了，」羅伊斯頓夫人暴躁地說。「我想回家，舞會拖這麼久，真累人！」

「說得有理，我們應該早點離開的。」

「那就不要再耽擱了吧，」羅伊斯頓夫人冷冷的說。「我累了，需要休息。」

「如果我同意的話！」伯爵的嘴角扭曲了一下。

他走出去，把門重重地關上。

看見他離開，羅伊斯頓夫人疲倦的神情消失了，她凝神靜聽，生怕伯爵會折回來。

然後她悄悄走到敞開的窗戶旁，穿著薄紗長裙的身軀很輕易地越過了窗臺，落入黑暗的花園中。

她定了定神，穿過灌木叢後的一片草坪，望見遠處有燈火閃爍。

她猜想那裏一定是賓客們馬車聚集的地方，就走了過去，結果很快的找到自己的車子。

在她夫家工作多年的馬車夫漢克斯正坐在馭座上打瞌睡，那個她到柏萊頓之後才僱用的年輕人傑克在和其他的僕人聊天。

羅伊斯頓夫人一出現，他們全都驚異地望著她，隨即又恢復了平日必恭必敬的態度。

傑克撿起隨手丟在地上的帽子戴好。

「您要走了，夫人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他急忙打開車門，取出座位上的毛毯，替她鋪在膝蓋上。

「回家嗎，夫人？」